

责编/乐建中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徐哨

火柴

□李轩

火柴，对于我们这些既作过引火家什又当过玩具的人来说，是别有一番特殊的情结。

端详手中这小盒来自宾馆的火柴，盒子像是女人的唇膏，只是略短略小点，里面有五根火柴，倒是比平常的火柴长些粗些，头上圆滚滚的红火药也大些。也正是看到这一点，我把它从宾馆里“顺”了回来，想到清明上坟时好用。明明记得回来放在厨房抽屉里的，可清明前要用时居然找不到了。今天在书房找U盘时，它无意就“冒”出来了。在我看来，它有点像农村的一些老人，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了子女，而把孤独的身心安放在偏房里。

“我想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太大的地方”。如果能穿越时空，这盒火柴一定会这么唱。事实上，它不用这么唱，也一定会有它的“地方”和位置。它的栖身处在两口土灶的中间，有的地方叫它为灶眼。事实上，这是土灶的核心，厨房的灵魂，日子在火柴的“刺啦”声中悄然过去。

深究起来，我对火柴这名“颇有微词”。柴，指作燃料用的树枝、杂木、木块等，作为火柴的梗当然不会是作燃料的树枝等材料加工而成，而是上好的松木经深加工而成。深加工木材产品很多，如家具、各种木作产品，实际上它们早已远离“柴”了。比如与火柴个头差不多大小的剔牙工具吧，它不叫牙柴而叫牙签。为什么唯独火柴要与其原生的“柴”纠缠不清呢？莫非，也只有这么叫才显得凌驾于柴之上？我们老家大多数人叫自来火，倒是更贴切一点。上年纪的人也叫洋火，这抖露出了一段屈辱的历史。

网上说，最早的火柴是由我国在公元577年发明的。南北朝时期，战事四起，缺少火种，烧饭都成问题。当时，一班宫女神奇地发明了火柴。不过我国古代的火柴只不过是一种引火材料。在我看来，这种说法不够严谨、科学，否则也没有“洋火”一说了。

火柴输入我国的最早官方记录是1865年天津海关报告，广东人李镜依所撰《说抉》载：“洋人削木如烛骨大，长寸许，捣硝磺为末涂其上，磨之爆然作响，而火自发，名自来火。”

“四四方方一座城，城里住着一群兵，头戴小红帽，人人性子火。”小时候，我们都知道并猜过这个谜语。关于火柴的谜语还有很多，比如“满屋娃娃，圆圆脑瓜，出门一滑，开朵红花”“黑蜻蜓，白尾巴，一飞就开花”。可见火柴与当时的生活有着紧密的关联度，现在的孩子们是没法猜出来了。

刚上学时，我们还用火柴作为计数工具。

老家有个火柴厂，当时许多老人妇女去厂里领来原材料，糊火柴盒成了贴补家用的一种手工，我们小孩也参与其中。一百个成品才几分钱，我们的零花钱都是从那里来的，让我们实实在在地从小就体会到生活的不易。

我们还收集空火柴盒玩。众多的火柴盒集在一起，我们就像现在的小孩搭积木一样搭成楼房、桥梁、火车的形状。在搭建的过程中，小小的火柴盒造出的形状，不断地启发着我们的心智，拓展了我们的想象空间。

空火柴盒可以装小虫子，我装过从玉米秆上扒出来的小虫子。小虫子很短很白很胖，躺在火柴盒里面像蚕宝宝一样不停地蠕动着。我用火柴棍扒拉着，每扒拉一下，小虫子就动一下，真可爱。

我们还玩过“弹火柴”，把火柴有磷的一头支在火柴盒磷面上用手指弹，“嗤”的一声火光闪现，燃着的火柴瞬间飞了出去。一次，在一个小伙伴家玩这个游戏时，燃着的火柴飞到了墙上挂着的一领蓑衣上，蓑衣上的棕毛不经意给点着了，顿时，火光一直往蓑衣上蹿，吓得我们大哭大叫，幸而隔壁的大人及时赶到，才没酿成大祸。自此以后，我们再也不敢玩这种游戏了。

对我们男孩子来说，玩得最出神入化并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的，是做火柴枪。用硬铁丝扳成手枪的形状，枪头串起两节自行车的废旧链条，头一节链条相对固定，上面的孔打进自行车的辐条帽，第二节链条下端固定，上端可错开，将一根火柴大头朝里，从里面穿出来，正好堵住“枪眼”，合上“枪管”。扳机是一块上弯的钢条，固定在枪管预留的钢丝头上。然后，把火柴枪从枪头套一块弹性很强的橡皮筋，举起手来，用食指一扣扳机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火柴杆喷射而出。如果是在晚上打，还会看到喷出的小火苗，那种威风凛凛的感觉甭提有多爽了。有时“奢侈”一点，用上两根火柴，将一根火柴用力向前挤，留出一点空隙，把另一根火柴的火药刮下来，填满这空隙，小心合上，这打出的响声会不经意让人吓一跳。

用火柴枪打苍蝇是玩得最多的游戏。瞄准了飞停在饭桌上、碗筷上的苍蝇，一枪一个，虽然打得尽兴，但事实上是往往打不着。苍蝇是一种既令人恶心又十分精灵的虫子，它总在你开枪之前就若有神助般地飞走了。

我们还射蚂蚱，尤其在秋收的时节。蚂蚱不仅又肥又大，而且显得又愚蠢又笨拙，呆萌萌地站在一根树枝或者一片叶子上，一动不动，眼睛又大又亮。可是这么又大又亮的眼睛却不管用，看不到危险来临，总是成了我们的活靶子。我们瞄准、射击，一射一个准。有些蚂蚱被射中了，比如射在肚子上，还若无其事，带着肚子上射着的火柴梗，一蹦一跳地走了。

“她又擦燃了一根火柴。这次，在火光中出现疼爱她的奶奶，奶奶那样温和、慈爱。她赶紧擦着整把火柴……”这是安徒生的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。

“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，那是一个党证，里面并排着一小堆火柴。焦干的火柴、红红的火柴头簇集在一起，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中心，像一簇火焰在跳……”这是当时课文里王愿坚的《七根火柴》。现在孩子们的课文里还有火柴及火柴的元素吗？

当时两分钱一盒的火柴也金贵啊，要凭票，还会莫名其妙地“失踪”一些，当然母亲大多时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。母亲从生产队收工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给全家人做午饭。她刷完锅后，从外屋墙角处

抓来一把柴禾塞进灶坑，随后拿起那盒新火柴，抽出一根火柴“刺啦”一下划着，点燃了灶坑里的柴禾。外房升腾起烟气的一刻，西屋的细根家也开始生火做饭，梅娟姨刚要划火柴点火，母亲忙喊住她，让她到这边借火儿，梅娟姨腼腆一笑，拿起一把茅草伸到这边燃得正旺的灶坑里点燃，又急忙拿出来塞进自家的灶坑里。

记得在乡下每逢停电时，小小火柴就派上大用场，母亲会擦亮火柴，点燃蜡烛，在昏暗的烛光下，母亲纳着鞋底陪我一起挑灯夜读，那是我人生中记忆最为深刻的时光画面。

为了防止干活时沾水，或被汗水湿透，父亲常用塑料袋把火柴包裹得严严实实。劳动间隙，来了烟瘾，先搓干净手，掏出烟盒在嘴上，点火时低下头，弯着腰，小心翼翼用手拢住火柴，生怕被风熄灭。这时，一道干活的乡亲就会凑过来借火，他们的身体靠得很近，那场面很温暖，父亲的一根火柴常常可以点燃好几支香烟呢！就这样，大家坐在田埂上“吧嗒吧嗒”地吸烟，拉着家常，哼着小调，看上去很享受的样子。

划燃火柴，一股松木香味儿淡淡地飘起来，与周围庄稼和草木气息相融，缭绕成温馨的氛围，人与他所处的环境是那么熨帖。烟燃着，香雾飘着，但他们并没有在自然中加进什么东西，他们只是通过一根火柴，唤醒了自然中的某些魂魄，以对应和填充自己身体中的某些难以命名的渴望。

划燃的火柴，点着的香烟。现在想来，父亲那代人的吸烟，未必仅仅是满足解乏、提神那么表面与物质化的需要，而是，由火光、香味、轻烟与暖意所构成的一种仪式，进入一种不同于日常劳作的出神、恍惚状态。在这个状态里，他们不仅休息了身体，也缓解了内心的焦虑，体验到了生命的单纯性。虽然只是片刻，但那是无边的片刻。在那出神的瞬间，生命变得很空灵很旷远。

火柴所散发出来的气息，是古朴、温和、节制、柔软、徐缓、持久的，同时，也是清洁、厚道、有营养的。这种特有的气息，是农业气息的索引，那是土地与草木宽厚而又绵长的呼吸。

犹豫片刻，此刻我还是忍不住点燃了一根火柴，那股松香味儿，那木质的芬芳、清新、纯粹、醇厚，有雨后森林的气息，也有点像母亲用皂角洗过的头发的气味。小小火柴，叙述着光阴的故事，弥漫着岁月的烟火，映照我们的童年生活丰富多彩，也折射着童年生活无忧无虑不识愁滋味。

